

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十

明 羅玘 撰

序

慶南京守備掌左軍都督府事魏國公六十壽

序

正德四年冬十月戊申實維前南京守備掌左軍事魏國公六十之辰前事南京守備掌中軍事成國公偕駙

馬都尉楊公晨至坐寺燕居之堂謂玘曰子宜序以頌公玘謝弗得至再又弗得乃進而言曰昔周之武王以有道伐無道撥亂而反之正寥寥千載我太祖高皇帝出又以有道伐無道而俾亂復為治蓋又一武王也武王佐命之臣十人而詩歌尚父獨曰師而我太祖佐命之臣六王獨中山武寧王為第一蓋又一尚父也尚父封國于齊十傳至于桓公王封國于魏五傳至于公擬倫比類蓋又一桓公也成公曰善哉子之匹公之世玘

又曰凡人臣之盛者務致其君于無為之化而會盟征伐乃其不得已者耳桓公九合諸侯汲汲乎人臣之不得已者公當全盛之時埀紳正笏于根本之地而措南服於泰山之安蓋公不屑為桓公而桓公欲為公而不可得者也成公曰善哉子之品公之遭然公世王孫也爵上公也而其本真不鑿純孝天至雖古獨行之士或難之桓公能之乎玘曰否曰然則孰同乎玘曰均世臣也乃心罔不在王室而功在社稷是則同成公曰然玘

曰孔子之作春秋也於世臣之主夏盟者屢書焉孔子奚取乎取其心在王室爲周之社稷計也又必二百四十二年僅得五人焉而孟子稱其獨盛又僅桓公一人焉不其難乎獨惜令之世無續孔氏之筆者繼桓公者幸有公其人也而續與不續固未害其爲同矣是以從而曰又一桓公也令也世有嘗識桓公者乎無也何至語桓公人人如見焉桓公壽於天地間固如彼其久也公與桓公之始如彼其同也有不同其終乎公壽亦未

易量也成公笑而起贊曰至矣哉頌人不當如是邪可書遂書之為序以獻

壽貝母毛孺人七十序

正德庚午元朔戊午之丁卯金陵壽母貝之毛七十壽予序之按其世也毛六合故大家以六禮渡江來女于貝及今耕釣翁始任戴冠時相之越二年而鵬生為之子又越二十六年鵬生山為之孫蓋貝之瓜瓞繫焉予前此未一至金陵而亦烏知之及丁卯予以六月至閶

從龍山冢宰飲于江濵之墅葢翁墅也始識翁翁見山于杖屨間遂識山明年飲于其室又見鵬識鵬焉又明年夏翁與予經營東厓少宰之終至不受時制之具推以畀之而或裏言外出那可能乎予於是覘貝有令妻之助鵬時見予予見其冠鄉人也易之而聽其言也則非鄉人也驚焉曰鵬不能卒熊膽之志而令也强冠鄉人之冠忸怩耳予於是又覘貝有慈母之教予攝太學也山班諸生朝暮見明日之朝暮又如之其在他門也

高堂一任暖姝焉不曰赤日之鑠肌也則曰暑雨之膠髮也而論堂之庭無變婉之跡矣予於是又覘貝有大母之嚴雖然予心度之則然耳而人之言之皆曰翁之少也鋭於學意謂毛曰若丏吾吾其學學既貫穿汎濫紓餘矣則又曰吾壯矣若丏吾吾其逺遊遂濟自江踰淮沂濟折而航乎東海之洋極日之所出入往而復者數四而後快志焉則又曰吾老矣若丏吾吾其耕釣于大江之濵若遂衣服飲食予衆歲日月至焉而已矣至則

相對如賓焉由人之言之易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貝氏有焉由予之度之家人九三之象曰婦子嘻嘻貝氏則無之繼自今有其所有乎無其所無乎所謂貝之瓜瓞其將不在兹乎而鵬之請予序其亦將不在兹乎山乎其識予之頌禱如此乎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召序

正德辛未春正月丁丑軍吏馳自闕下告于南京守備兵部尚書何公曰天子其召公以入明日戊寅吏部傳

所以命公者曰其以公為刑部尚書乘傳以來公瞻望宸極謝既乃齊戒筮日走陵下辭行一時部院寺之長貳舉欣欣然為朝廷得公賀意若贊公上道毋宿命者而畿甸之民吏戍衛之師數十萬之卒又愀然形諸色不樂與幕下文武之士色如之又甚焉意若欲尼公之行者同留務太子太傅成國公察知之西寧侯宋公又知之相與合謀於予曰贊公之行也者是乎則尼也者非也尼公之行也者是乎則贊也者非也何居盍定之將

以告夫公以為公别予曰昔周公之居東也東人有無以我公歸之歎無他欲久其恵也而已兹而畿甸戎衛之心不有東人之心歟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參署事至于十反不厭而終身依依焉無他欲久其託也而已兹而幕下士之心不有蜀參署之心歟是皆私公於一身然也若部院寺之長貳則憤夫嘉石肺石之近易位於大憝也而公昔嘗平之達之也且令之視昔何如也而顧可緩公乎是葢公公於天下然也雖然幕下近也其

為類尚寡也畿甸戎衛則遠也其為類也衆矣幕下戎衛卑也其為選未必賢也部院寺則尊也其為選也賢矣而人亦於是乎盡矣公亦可以聲音笑貌於其間哉公既然矣何道也抑聞之人也者參天地而為三才者也陰陽者天地之氣也周官品官之職曰寅亮天地曰燮理陰陽不知所謂寅亮燮理者亦於人焉推乎無也抑不知當是之時人宜其職君則官之若虞廷則固有讓者矣且令非虞周之世乎宜以賛公之行者為是二

公以予言告公而別公公去

資軒詩序

資軒詩凡二十有六首翰林庶吉士詠傳冠卿之號也如其人之數故不增冠卿意也吉士非達官冠卿奚取焉冠卿之尊甫體齋先生時祗命為吉士師余冠卿友也友有忠告之勸詩不以頌而以規逆先生心也余何以無詩余以窮齟齬幾終棄巖壑泊以國子生得與畿士試時先生握文柄誤在所録中往拜先生因得交冠

鄉而辱厚在人右是作也咸曰予宜序之夫喻之與盱鄰境也然以湖而東西之道出大府不相值故耳相聞而目不相矚軒之有無廣狹華朴不可知也而資之云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君子愛且尊其身名命於親不敢辱也有字焉字表於友又必自志也有號焉冠鄉名元而號必以是愛且尊其身者宜爾也嗚呼君子匪其愛且尊其身之難也惟克其愛且尊之難也兌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説

之者曰澤以蓄水為德而二澤相麗焉其出也其鍾也其勢不能以兩敵而其相資浸灌必不至於此涸而彼盈也君子體此之象附麗朋友而講習之彼此相資而德器成焉言資之於人也孟子曰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言已之有所資也不知冠卿姑文以乾坤之資乎實以兌之資乎抑躐於孟氏之資乎為兌之資則是軒也殖殖其庭噲噲其正軒日益闢友日益來資日益廣將自得之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

深而固左右逢其原矣萬物之資其具在我然在善擇焉擇焉如二十六人者其麗澤也擇焉如余也則先熇然其涸而幾終棄矣冠卿其何望於余乎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是詩也余何敢序資軒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許公七十壽圖序

太子太保吏部許公當上改元五月之三日七十壽而被命入兵部為尚書亦維其時太史廷綸侍御廷美合羣子姓為圖以慶廷綸予同官曰子其序之憶予初冠

聞公為御史在墀下有周子諒之節時予居僻不能通知中朝事以為無復為公執鞭日也恨之暨來京師道河濟青齊間凡吏於其土者去而人思之若父母然或神明之慌惚公姓者以為公時或如張蒼之免故至此試問之果公也私念蒼歷百世公其亦然繼令可以為役矣後官于朝而公竟棲遲不齒朝籍思一見之而不可得予且得告歸而西事大創議竟起公公翩然西驅猝有班超虎穴之入予聞出汗浹背而公乃若旋蟻封

有霍去病狼居胥之捷驚曰是何神也予既反闕下公又翛然翔去口不言兵有韓世忠西湖之興然而裴晉公天下安危之繫又誰代公耶公亦不能卒私其身也予之願至是始償焉由是而觀文潞公之大耋在廷北使之驚他日公有不得而辭者其理然也竊嘗因是而有以覘天之為人國其成一人之難如此蓋非始之以子諒之節無以聳天下之聽而非以蒼之免如身何非中之以超之勇無以駭天下之觀而非以去病之捷如

人何非終之以世忠之退澹無以必天下之信而非以晉潞二公之重且壽焉如國何於以見天之成公蓋非私公實所以為天下國家而予之序之亦非私於許氏將以為天下賀也顧其事體大故其說長其說長故踰年而後成之其遲遲如此云

送冢宰王公歸餘姚序

正德丁卯冬留都冢宰王公得謝事奉母太夫人去歸其鄉時年始六十餘也留都公卿大夫士相與祖公於

都門外酒三行有起言公之歸者曰仕者之究惟歸之榮有以州縣歸有以部屬歸有以方嶽歸有以卿貳歸莫不曰榮然孰與冢宰歸之榮有以妻妾侍歸有以子姓孫曽侍歸莫不曰完然孰與侍其母歸之完其年也有以四十五十歸有以七十八十歸然四五十傷於遽七十過於拘而八十又其衰也孰與六十為强且健夫當强健之年以冢宰之榮養既歸之親公亦樂哉斯歸也歟衆皆曰然公笑而不言予因起釋公曰公之樂固

也要以為盡公可乎公越人也少有重名勾吳以西湖湘以東使日月爭迎騁致以公至卜寵辱焉及起而魁天下朝之大夫士與天下之人以何如人望公哉予辱游久竊嘗窺之其無所蓋覆淵然萬頃之波而其徑情直遂則騏驥之騁康壯也卒然犯之壁立萬仞而不可即時而甚疾痛之切身以脫人之急其既也忘之至其身教於庭要似與異世人語而氣低高雲為主本此其志視天下憂樂為何如而於一進退之間公顧樂乎顧

愛日之晷千金自北而南南而不家焉勢不可也況當
明天子以孝理天下清明無事之朝而留都之庶職有
最而無殿可固縻公乎公故得自諉曰吾今往也汲汲
而行徐徐而來也夫豈無其日也耶衆又皆曰然擊鼓
傳觴命書予言為公贈公又笑而不言蓋其於二說必
有擇而處者也

贈監察御史聶君廷器考績序

留都朝天宮有大儀於是乎習之冬十一月巳酉日南

至丙午予班監察御史吳君李君坐於西廡下以俟東白尚徽臚句末與二君投瓊屑玉於予如平生歡既而推移權衡以定錙銖古今人高下又若推而內予胸中者予於是而得其院之寮且半而聶君廷器則予踵之舉順天者然不知其資也幾何矣因私問之吳君曰君困禮部十有四年而其試戶部也視禮部四之一比終嫠源之事而入院視戶部又幾倍之沈鬱困抑人也令始考三載矣予曰物有之松柏之生其始也困於蓬蒿

亢於牛羊及其終也閲千嵗而不改其欝久然也嵗寒後彫聖人豈欺我哉吳君曰然李君復曰天下詬之易集惟令爲然而弊之牢若石者其屯師之田乎師之所在犒之則衆盎之承溜而滲漏者之常涸也君在户部命兩犒焉無涸漏者在院以屯事出廬揚之田固師之田也去嫠之日久矣巍然穹碑有慕德亭焉如君者豈易得哉予曰物有之牛刀非爲割雞與刲凡牲也時小試耳他日要不見有全牛焉李君曰然語未竟會禮作

而起丁未又坐如初予欲覔君而問其世二君曰君籍平原有以功官指揮使于燕者其高祖也始為燕人有以功入督府為都督僉事者其翁也遂為今之名將家予曰物有之易之象曰山上有木漸言積小以高大也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是在君而已矣二君愕然曰是為君箴他日二君過予曰悉矣先生前日之論聶君也院故例凡考必有書書聶君考無踰先生前之論君者請書之遂書為聶君廷器考績序

送黄生歸石城詩序

石城黄生弘治乙丑會予京師生起縣貢當試内廷予院主其試凡士之畢試冀再試得校官者十九生獨不然予奇生也生南士也例業南太學而以行告予簡司成章公俾器生别不聞者二載矣正德丁夘予來貳南寺生來如初明年畢事歸省其親太學友圖其行且詩之虚其上而見予以請予德生之不予老也又病生之不予憊以見釋也雖然閱其詩不獨太學友也有臺中

之英焉蓋生甫卒業試事于臺有重名臺中之英其初亦太學生也不能不如太學生以友生然則言於生之行宜也生兹歸拜其親畢出其庭揖同業之士入與爲禮且觀是詩焉俾知生入太學友四方太學之生入臺又友臺中之英則士氣聿興恍而寤曰鄉邑之士轉而則太學之生也太學之生轉而則臺省之英也臺省距台輔則近矣然後又恍而寤曰太學之生前日鄉邑之士也臺省之英前日太學之生也台輔之任前日臺省

之英也翕然皆有台輔之望將自是始予何得以病憊辭哉遂題其上

歲寒圖詩序

戊辰季冬朔日甲子大行魏子坐予清風之亭披圖焉曰是謂歲寒之圖視之木也軀虬蜷而偃蹇枝蠖屈以盤挐葉奮蝟刺膚甃龍鱗貌者設巧亦本其真旁睨瞬較實傷厥神而竟莫得其名也大行覺予良苦作而謂曰栢其仲也叔檜季杉橡樟梗柟椅桐梓杞朱且朋籍

而㰏櫟柞楢入隷之伍猶未也衆木之宗其名曰松吾郡槎溪王姓耐翁吾私卜之松與之同嗣正壬子八十其逢吾縻於此䬃牽壷觴孰為我致其惟非言而言郵而致之其代予言謂斯之圖其庶幾乎羅子曰子欲求翁於松乎予與子言松以懸定翁夫衆木之有液也柏則臭矣而明難柏則明矣而臭難兼之者松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於翁何如大行曰不聞琥珀之生乎松之液是也是為世珍與玉爭衡

而翁既韞匵而藏之矣兼之云乎哉羅子曰人有貴耳而賤目者請置其形而象其聲其始微作也淅淅瀝瀝蕭蕭瑟瑟而已既其甚也呼號為狂奔放為虐若風雷之噴薄是之謂松濤或五里聞焉又或十里亦聞焉語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於翁何如大行曰嘻是未覩其絲之著于地也千歲之苓伏焉醫師餌之頽齡以制而鄰之待翁以舉火者其去餌猶邇也獨未聞乎羅子曰窮冬沍寒衆木凌削退然索然如戰北之兵獨松於是

時也欝欝蒼蒼如以端委揖讓乎明堂孔子曰歳寒然後知其後彫也翁殆如斯而已矣大行曰先生之言信辯矣正予之所謂庶幾者其在玆乎請書以為序而繫以羣公之詩遣使郵歸而獻焉

望雲祝壽圖詩序

高安胡斯靖既得以己官封其父為南京工科給事中母劉為孺人喜拜稽首授制詞于歸俾曰吾親荷恩榮矣而今仲秋之十日封君於年為七十則又以不得歸

為壽為戚又憶明年仲冬朔不得歸壽孺人如封君者于是步彷墀坐瑣闥則跼蹐踧踖退而休于邸又呻吟於邑喪厥常度妻噤不得以言子驚不敢以問者久之劉景瞻其友也覺往詗之曰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樂乎斯請喜曰子亦常知予心若是乎吾欲從之而奚若曰服有君命在吾欲以請而奚若曰有制然則遂休乎曰惡有父母在而自為仕止者乎於是又大戚景瞻曰無傷也吾而使

子無牽于制如身親之而親將見之可乎於是又喜跽請所以曰吾為圖子端委拜啓為壽者狀授嗣器歸曰其以而代文名之曰望雲藉重於古之大賢歟曰善則善矣又何加焉曰吾為子倡諸南朝之彥出其瓊琚玉佩之鏘鏘者鳴厥感焉使人曰胡宗之雅頌歟曰善益善矣又何加焉曰詩不盡言圖不盡意若綱在網提斯張之序則綱也予將焉往斯靖遂來而以圖見觀之意象梁公耳矣圖窮而詩見誦之組繪梁公耳矣疑之忽

而諦觀之而沈吟斯徘徊斯覺若見公魁然長者也又覺若知公親所在也又覺若英英白雲忽往而忽來也葢嗣聖中公也若法曹時公也逐雲而歸養河陽焉老已矣周兆之鳴孰消息之既移之鼎孰納之李氏之廟乎而世且無是公久矣況其親乎今之圖之重公也重公斯重其身矣重其身斯顯其親矣庶衆之養末也亦為之而已矣斯靖悚然起拜曰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予乃樂書之亦以勸也

擬河南鄉試録序

河南鄉試録成是為弘治十七年八月日其晨監臨官曁提調官監試官率諸考試官諸執事官北面稽首拜手授使者乘傳以獻于闕既已然後乃敢撤棘揭曉張宴于藩堂進諸士以賓禮見由是諸考試官得各識其所取士為得人賀藩臬諸臣綱維于内外者董學政者諸被簡以克執事者諸秉簡書有事于此而贊襄者舉欣欣然快於其監臨有裨益之美又莫不喜夫河南中

州也甲子科得人為文治之更端將汪洋演迤而布之天下自茲始其士也一旦出草萊得揖讓獻醻于冠裳間為發軔之初而自是登進士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孤為公至功塞天地其終焉將以稱於天下後世曰弘治甲子科中州人也則是録也亦孰不願附名其間哉而或反是即諸在事者舉將避之恐後况柄是事者乎時柄是事者實廵按監察御史某所謂監臨官者提調官監試官所謂綱維于内者考試官同考試官印卷而下

九官凡若干人所謂諸執事者題例三十七首文取可試者二十篇士之登名者若干人葢制額不敢過也而録之所及止此是為録成然其先事固勤于提學副使某董領而胚胎之而臨事又密于布政使某參政某副使某參議某僉事某於外綱維之時廵撫副都御史某適駐節會府闗翕以觀清戎監察御史某鎮守大監某亦有孚凝志以俟畢事所謂贊襄者葢其志協故其事成可書也當序諸首故備書之不敢遺焉雖然諸士於

此其欲人之願附名於是歟抑亦欲人之求避於是歟嗚呼其亦在自擇而已矣

壽黄翁八十序

八十翁黄尚德歙人也汪生璽稱外舅氏為之壻者於今十餘年始生末予遇予烏知生况翁也予在太學生班諸生日揖焉生固予面予安能名諸生况生也及博士設講儀月有旬旬有日日至則舉班有籤籤有名名呼則出經有疑則趨而問問有難則跽而聽繹然秩然

縱橫上下于堂廡間予喜自是得遍名諸生乎匝二旬果然而生尤以善說詩得燕侍因以訪其山川土風人賢物産之槩而生也之門地戚屬尤其所欲先入於予者也藉是知翁為令人為多藏之室生忽避席曰外舅之壽值重九前之三辰予曰八十古曰大耋易離之九三鼓缶為樂時也子則謀之而已耳生乃嘿然去既而予去復諸部生來卒業如初面有矜色曰孔子之言詩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信夫子試問之植物也鄭

之舜華云何動物也曹之蜉蝣云何曰舜木槿也蜉蝣渠畧也而必曰顔曰掘閲者言其容也既已戚然不悅曰天保之詩不有乎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非植物乎鶴鳴之詩不有乎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非動物乎夫子之教何為取諸彼而遺諸此也予曰是固予之先子也物有不容乎容之澤乎外者其中必槁見有槁其中而能免於旦夕者乎舜與蜉蝣是已旦夕久之反也是以君子不貴焉物不有本乎傳曰其本深者其末茂

茂則貞不有實乎傳曰其實大者其聲宏宏則遠貞與遠悠久無疆之禎也松柏與鶴是已而自古及今君子貴之生憮然曰聞命矣明年秋生入銓次告歸書予松鶴之辯請曰以是壽諸外舅可乎予追懲向也之拒之令弗忍奪也聽之

壽萱堂詩序

僊遊縣功建里壽萱堂成於弘治元年之二月僊遊閩土也余未至其地不能知張叔昭為余道之叔昭之言

曰炫兄煇作之以奉吾母也吾母之年今七十有五矣乳吾兄弟四人吾父不及見吾兄弟之有頭角也吾母辟咡詔之前者勝衣後者冠後者婚前者抱子矣吾四人者視吾鄉人之蘄蘄者不敢軒且軒其於蕩覆或後焉烜也愿食粤禄炫也魯困于鄉玆幸玷賢書與子同也尚惟糜此菽水不能進一匕蚤夜背負芒集于高木之上不意煇也成此其楹之奠多也寡耶其垣之周厚也薄耶其制度之陳麗也質耶雖吾不能知而其方位

廣隘縱横崇卑吾以心度之亦不能言也曩而吾未來時吾兄弟之志先諸龜著矣未果也而今也始克遂事之成也有數乎吾兄書來曰萱忘憂草也吾樹之吾雖憂滿懷登斯堂仰吾母視其膳無噎哽候其步無欠伸瞻其顔無顰蹙舒舒然不知憂之去吾體也不猶愈於萱也乎義名斯堂以壽萱爾炫其使斯堂少有白耶噫炫也魯罔聞知顧吾兄之命弗可置其以累子可乎余既拜且賀又合能言之士為詩以歌之書所聞於其首

以爲敘

游恩光壠詩序

監察御史新安吳君清甫始知胙城縣至縣縣之民若瘠土之葭牛羊牧其上而莫之能茁也居一年又若尩新瘥之痡痂則脫矣而癥則隱隱也居三年又若餾餴氣之撲鼻滃滃然爇爚之熇而鑪之焰烜烜也甫曰異哉胙城何昔者之凉凉而今者之熇熇也上其事于行院行院會于都撫以上于朝遂最君治縣功當贈其父

如君官母如其妻會君尋召入臺中其官御史也前之
奎章未成下令皇帝嗣位詔廷臣誥制一時頒之君請
曰願易臣親銜如臣銜制曰可而君父鈍遂贈監察御
史母江暨何也並孺人焉君歸楚黄壠上一時臺中之
寮咸出顔色榮君之遭也有為之歌曰水洊至坎恩湛
湛濡幽窞九原可作持琬琰洊雷震震匪迅聲殷殷天
閽孔高令也近人生可死不可無庭訓有繹其義者曰
是謂恩至而又至如水如雷然如曰洊恩是乎皆曰然

又有為之歌曰墓門之夕兮兮下則燐與上星墓門之旦兮啼鼯與鼪忽羽葆之擁笳鼓兮行行天丁龍亭屹函虬鱗羊一豕一柜鬯馨闓函宣制谷應山鳴又有繹其義者曰是謂寂如闃如而忽喧如焚如如曰洊恩光瀧是乎又皆曰然於是羣寮彙矣各奏能矣琯若林矣蟾蜍涸矣而乃英英雲升矯矯虬騰霄虛星熒江白瀾驚富矣麗矣君喜曰若是足矣虛其右方謁予書之為序

齊壽圖序

翠渠周先生去蜀歸莆幾廿年年亦八十矣而予則念莆未嘗一日置也或知之問曰公於先生舊乎有德乎抑麗澤之資乎予曰無之未嘗一日識拜先生其前也曰然則胡為若是惓惓也予曰先生釋褐守廣德予時家食也有傳祠山之辯至者覽之驚曰茲非有虞之時乎胡為重黎氏出也繼其以儀部來守撫撫之屬縣宜黃與予疆錯忽而保伍聯屬之法浸淫逼我牆屋矣覺之驚曰茲非成周之時乎胡為舉大司徒之職也無何

移而守鎮遠鎮遠羅施鬼蠻接境也又得所著府志讀之歎曰是謂箕子之教也去鎮遠而參蜀之政生致安氏覆其巢而置王官焉又歎曰王然于之開西南夷是過乎彼亦屈兵威而然也此嘗一矢一鏃之遺乎均之治鎮遠也俾夷為華而已矣若其治廣德與撫也則均之復古而已矣誠使世之為吏者人人俾夷為華焉人人復古焉其裨益世道何如哉吾為世道惓惓也或又曰世亦嘗有復古者矣卒之不可復而亂生鶴鳧之脛

有言不可續斷之言華夷之大辨也況無若咻之者之衆也予曰必若子言是懲新周而右捐之也宜咻之者之衆也雖然孔孟亦病乎咻而卒老于行耳於先生也何尤監察御史林雲從先生館甥也適齊壽圖成聞之喜曰是可以壽翁于世世矣請書其上為序歸獻之曰齊壽者且壽吳宜人也予念無拒理從而聽其請

送貳守何君考績序

吾少時讀昌黎文知道有何之姓堅其秀出賢者也及

官于朝則慕東洲熊公之清簡壯何道亨之敢言至拜其廬賞劉質純之長於輔導為同年光三君子皆道人也獨右堅賢耶遂不能忘懷於道以道告者受也積久之道在吾目中矣因悉其麻灘所從入之道古鑿絶壁腰腹間以通行人其突兀犖确則以踵曳而匍匐撐獰其缺甗坎坷則巳趾先而凌兢躑躅視閣道險倍之特近焉爾水經其下雷霆震于地中險於是稱曰小瞿唐則宜噫異哉在堪輿家法是之謂地軸地軸密厥壤吉

道或曰之吾縻留都時除目報下建昌同知得何君君道州人吾時求道急道幸亦有臨我者乎既休歸卧山中君入山講主賓禮語達旦邪求休乃知堅其遙遙冑也東洲其外舅氏也道亨其同姓而質純其先大夫同年也伯兄髙薦梓文以式仲兄亦梓其文也然後益自慶若有潛通焉以得君者方將與之泛西池追逐雲月為勝賞而宣使之牒且晨下不果留莫而憲牒又下匪輸饟則平反也由是府之席虛館之突黔者多矣無何

巡院最上曰才都撫最上曰賢繼為之最上率若是民亦曰最當若是安之及是滿三載當上考行太守韓君契君深知吾之意屬道及君也屬言其行吾方隱度君之成也其本諸家世戚屬父兄歟抑地之靈使然歟道之賢令方彚征闕下必有能辯之者君既至為我問之

平寇録序

正徳十二年秋上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為提督召官裒兵開軍門于南安用翦平諸寇孽為民害者

于時應召而來都指揮僉事許清至自司知府邢珣至
自贑其淳至自汀伍文定至自吉李斆治通軍門指揮
郟文如之指揮余恩自贑至知縣王天與自寧都至張
戩自程鄉至南康縣丞舒富先立戰功亦在選胥集纛
下軍門審分之為十道道與卒千釐為左右翼兵備副
使分守參議以精兵衛餉道比遊擊軍門隨以推官危
壽指揮謝昶馮廷瑞卒千殿中軍下令曰惟天子不鄙
夷守仁俾與二三臣承玆大役顧就緒不就緒國有彝

典在卒其曹誅伍畀在守仁又曰兵法攻堅則剬乘瑕
則神吾度桶岡遠左溪横水逼且屢衂瑕果乘之則且
瑕易與耳衆喜曰得廼十月己酉馮中軍趨横水則清
珣天與右翼趨左溪則文淳數恩富左翼趨文定戩且
趨且擊以遏奔衝約與中軍會甲寅中軍逼横水而陣
以緣旅猱升絶巘用夜半燎起礮訇林壑震駴兵環壓
之賊愕不能兵走至黎明破壘五遂破横水各道乘勝
破壘二十有三遂破左溪中軍則閉營休兵以先各營

會湖廣廵撫院約犄角桶岡不為應戊午令各道縱進
至巳巳凡破壘二十有五諸附横左者悉平𨓜領兵笑
曰五日桶岡耳㡣匙龍入利十一月癸亥令十道俱發
冒雨吾疾登酋已背絶壁阻水陣㺸亂而前戳衝其右
文定遶其傍急擊之賊少却富王天與疾趨接戰賊奔
淳迎擊賊敗甲戌合兵大戰賊遂大敗破壘十有八乙
亥合湖兵追奔遯者至丁丑破壘十有一凡六十日破
壘凡八十得大酋凡八十六於是百年逋誅之寇憒狀

土其崩矣嘻宸樞廟算一何神耶然而江西廵撫院𢇁
銀兼萬之賫廵按院紀驗著功之詳副使叅議餽餉之
周湖廣廵撫院叅合之勢可少哉方嶽羣僚大悅裒詩
次為平冦録於以為國賀為天下賀來屬玘序玘懼或
塵乙夜之覽名氏不敢諱也廼燧孫氏金秦氏兩廵撫
副都御史僑屠氏廵按御史璋楊氏副使海黄氏叅議
又推本吏部尚書華守仁父也用獻吾君益重世臣焉
是為序

長興曽氏族譜序

譜云者譜吾之所自出以逮於吾也吾之所自出有至於忘焉者遠故也吾之所自出至於遠且忘之則凡分吾之所自出有至於忘焉者無怪也矧分日益多遠日益甚其或遂至於虐且亂焉者亦有之矣當是時使譜法素明又寧有是哉長興曽氏金谿大宗也盱水一出境委焉有江都君者又與予好其子漢故在諸生中予特寄目焉庚午季冬漢北上持宗譜一編來請曰先君

嘗欲釐正此漢不意庶幾成之先生若念先君而幸賜之序以為曾氏規先君即不死也予受而觀之先之曰小宗譜自洪而上距孟昭凡五世凡孟昭之所出皆與焉大槩從眘山譜也次之曰通譜自洪之孫而上距舉凡十八世凡舉之所出在長興者皆與焉大槩倣廬陵譜也又次之曰源流曰會譜有二其一為陶原祖南豐其一為南豐祖撫州吉陽南武城自千而上距受氏之始凡若干卷而受氏以來遷徙開闔留其大都焉大槩

述陶原南豐譜也漢又曰先生賜之序以言漢志漢即不利猶利也噫漢何汲汲於譜也如是哉雖然自南武城生大其學紹孔顏開思孟使後世均公而祀之而三氏之子孫或官其人或復其身曾氏獨不與往往能自奮起為世名人與彼三氏抗今復有如若人者出焉豈特不忘其所自出而已哉漢明年南歸書以歸之

圭峰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謄録監生臣唐潍

圭峰集卷十一

明　羅玘　撰

記

梅屋記

梅屋主人既斬其居之旁地畚土其上築之若崖焉高可於屋之危而止凡月華日精之山皆在目睫而濠之閭閻盡而畝畝連與夫丘墟林莽川湖陂澤遠淡而近

濃者環百萬一眺而得之於是種樹之家爭售其可樹者於崖之上曰是卉也殿春而華有國色其名曰牡丹又曰是木也春而華其實甘其名曰桃又曰是蓏也蔓而華其實碩而匪核其名曰瓜是皆可樹主人曰吾一歲食瓜不一二焉桃之木多蝨液而善萎牡丹匪實無濟吾用請更諸久乃踸而進曰似李之花而差沈似杏之實而大酢作羣芳先與雪爭能然而賞者薄其色噉者薄其味世俗之所不榮者也子欲之乎其名曰梅主

人曰若之熟木性有年矣見有不榮於春而瘁於秋冬者乎見有不隨羣而榮隨羣而瘁者乎葢天地之氣生之以春而殺之以秋冬而隨其生而榮殺而瘁者必常物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凋之後者聖人猶取之而况能抗時以自遂者乎其必質之至堅而得夫氣之先似夫豪傑之士自拔於流俗者吾樹焉以自厲也因自號曰梅厓他日入朝以告其友李克昭克昭曰厓之在濠其有其無其或樹歟未樹歟吾不可得而

知也然吾覩子之壁立萬仞方將極其觀於垓埏之外崖蓋不足高也而又敢言天下人所難言者回流俗於靡靡之餘獨梅之抗拔而已哉而吾目局局然求子於梅崖之間是以形器拘子也吾亦陋矣南城羅玘聞而是之然不敢以嘿者恐索鼎實於是崖也則培植之功亦主人一事克昭曰善請書為記以俟主人孫姓博學而多能令自禮科左給事中為江西右參議幼真其字也

南園野老記

南園野老吾友徐世明之尊甫也進賢之雷岡為閩粤水道之涯自東亂之西則陸走百里以達于洪浮而北下焉則不待信宿入于彭蠡東折而合于江吾之有事于洪暨北走京師皆常望其林麓丘陵藩垣閭閻之相屬然而未嘗一遊也徒聞世明道其南園者園之下森然有水漫之其清可以鑑其甘可以飲潔可以浴深可以載方舟激而行於溝可以溉千百畝之苗而又釃其

餘也以灌蔬畦或賔而停或歒而汲以潤果樹之根荄其澼之菰蒲蒹葦生之風過焉窸窸有聲如鈴索上去蕖荷菱芡之與波上下鷗鳧之飛翔浮沈湛然而天光悠然而雲影吾父性與之適幅巾杖屨葢不知朝而往夕而歸也而年又最高故號曰南園野老士之居者皆以是呼之於今十年矣而未有發其義者噫予未至南園果有意於洛陽之名園歟未得拜於野老之前其果有意於少陵之野老歟洛陽之名園今雖廢矣而其後

之興也不可知少陵野老復更千百年亦未必有斯人也想其奔走於王室艱難之時雖其草堂亦為逆旅何暇於名園之徘徊乎況洛陽之名園皆當時公卿戚里爭為勝遊而不知實釀為酖毒盜之招耳此少陵所以吞聲於細柳新蒲之綠而不忍言又忍入而縱其樂也哉若玆南園遠王都四千里山水草木任自然之真無洛陽名園假人力為之者而野老實編氓非如少陵嘗食君之祿當任君之憂而非實野者比鼓腹擊壤洋洋

乎與造物者游此其事也野老之名少陵固不得而爭矣然昔之野老有與人爭席而已而今也至與古人爭名得無不可雖然名虛器也猶有與古人爭墩者墩實物也然且為之於名何傷世明曰子言信辯矣請書之歸鑱于壁以為記

搗石清隱記

搗石顏氏永新大宗以搗石清隱名其堂而走其子璽求記於予者隱君琦也搗石者相傳魯公刺吉時得異

石於永新用以擣衣比召為御史石隨而亦以擣擣聲徹于禁中玄宗取試之無聲也復歸之公聲如初公後四世孫永新令求石所出家焉而擣石之顔始此人以公故也率不敢蹈且籍豪奪吏不敢舞手以臨盜之過也不敢窺其門顔故得日以大而蔓延為北郭之宗君北郭之英也予未至其處謁君意永新當衡郴之麓山之虎蹲人立與泉之雪飛雷響貢奇獻媚於穹堂華屋間者四環而集擣衣石臥之地無見也然顔為魯人非

玆石也永新爲有顏氏哉石非遭于公手則雖於此日發千砧盡和氏之璞也亦不過與歌姬舞女流轉於貴富之家爲玩具耳矧擣衣之麄厲者乎且使玆石也擣於公家有聲若是焉移而擣於禁中亦有聲若是焉則徒充上方一物而已了無著於公也公之子孫雖令永新會代而歸宜矣又從而家之其得爲智乎擣石令雖有顏氏正與編氓等君而以擣石名吾詬之矣惟其喑啞於萬乘而獨見聲於公石亦靈矣哉有若真能别白

夫忠臣暗主幾徵禍亂之萌與昔之言于晉者類也而特非妖耳然則玆石之祥於顏明也凡天下之顏當知重之矧居永新者乎若君者可謂知所重而不忘世守矣非汩汩於山泉間隱者也清秋月夕魯公有靈其亦來降斯堂而試聽擣聲乎宜為之記君之有齒有德為鄉大賓他善若雨霪也進士汪仲信李用獻方日與大夫士言之予可略也不書

文武聯芳記

判陳州事程汝霖典吾縣教時自言其隷尺籍于貴旗下有五伍者二吾子鵬也實居帥之戎衛子弟之秀皆附宣慰使之學吾子度也亦廩食其中然皆未能穎脫出頭角也去冬汝霖去吾縣來會天下之士試見吾於玉河之邸躍然大喜曰前所謂鵬也與斬都勻酋賞百户所謂度也試雲南得後諸士將以蚤暮至也自吾氏去茶陵入貴操戈鋋與羅氏鬼蠻好則相視怒則相攻餘百年其比而伍者井而湮竈而夷非其父則其子耳

令其在者幾氏矣有能拔其上而為之長上乎又有能刺而入於文儒之囿撇然蜚英乎吾不能了造物者之施我其亦或舛也然慮亦盲瞶之人耳人遺以飲食飲且食不聞不知也可乎哉吾欲侈造物者之施我以勵鵬也度也惟名以榜之庶幾為宜且二子之遭是也朞年耳而實又同産如曰文武聯芳庶幾於義為宜然吾聞古不以萬選萬中為文不以百戰百勝為武要非令之所謂文且武也鵬也何武耶度也何文耶姑自吾貴

之窮僻處視之而已矣吾不徵於古兄弟之並為卿相令有之譬諸草木聯比而芬芳可也二子何芳耶姑自吾氏之卑薄者視之而已矣敢辱史氏寵嘉之為之記庶幾鵬也度也日斯邁而月斯征矣吾曰是亦足以記已語有之知子無若父何庸吾譊譊乎而後為記哉其歸饞諸母緩

世德堂記

少師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徐公謀歸老于宜興豫作

堂焉於縣東南𠩄洑溪之上門之闢也瞰其洄也除之平也際其滀也垣之曲而周也依其灣也簷阿之軒翔也與其波之演迤而升降也而凡溪之人仰斯堂之勝因思象公之德其少者訊其長老曰公之狀吾茲尚未知之然意公之量其洄之洑而無所底止也公之重其滀之堅而齧射之無所加也公之智其灣之曲而隨其方也公之澤及於物其波之演迤而浸涵也夫然是溪也之有斯堂也宜哉其長老曰未也吾縣之有徐也自

義興令始令後四世為江東逸民逸民生贈户部郎中郎中生瓊州知府知府生荆南漁隱漁隱實生公公之德源亦遠已矣亦若是溪之遠源與君山而若輩其生也後不知也既已私擬公又遂相與名公之堂曰世德之堂以俟公之歸而中朝之士聞之皆曰善哉溪人之名公堂而惜其知公之隘也夫公國之元老也天子之師臣而百僚之具瞻也天下孰不冀望其顏色以為重輕榮辱而皆卒不得願而退也則夫江河之量固不以

水旱為盈縮明矣而又以其一身繫天下安危者十餘年巨防砥柱之重屬非公哉竊嘗私覬公之智亦如海涵地負而其曲成萬化而不遺者澤氣之升而為霖為雨也然則其源也其岷乎嶓乎崑崙乎而規規求公於一溪者其溪人之私言也豈天下之公言哉乃羣造公請以是記公之堂且以廣溪人之隘而告於無窮公弗能止也命屬吏南城羅玘書之

武定州重修城隍廟記

武定州有城隍廟在未賜改令名前其神於章皇帝之征漢也豫能著明靈以陰誘其兇渠醜類如醉之醒如寐之酣以待黄纛之至用能不遺一矢束手待俘一切得從減貸以完宗祊於如故不然獸窮且鬭而況以佚待勞城門一鑰之闔雖一卵未足以支泰山之重然亦何取於萬全哉粟帛之謡且作作將誰歸令道邊遺老尚能言神之炳炳如此令皇帝之元年古辰賈侯來知州事侯進士也以孔氏之道為政念遺黎刼脅于非辜

創殘已極積餘六十年尚如嬰兒之待哺以長也又如
沈痾之始去而體實羸也閔閔焉思所以振起而安定
之以還其舊故恒鏈采韜威尤慎興作雖其已之居支
木束絇不以為病間有以神之見靈于宿昔為言者意
俟有作也越明年俟實夢與神語以為適然耳不為動
數月又夢如初旦起謁廟洞諸門門樞皆刓敝虧甋有
圮狀乃進前言者驗白因歎神功在宗社不誣廟不修
且壞顧宣義郎馬芳可事乃又明年七月命芳自堂祖

門以屬于最外門自左右營分而垣之以合於堂後之棲而止視昔則加之堂中貌神侍衛文武班于兩偏亦貌貌止于西東廡下善惡冥報燿愚嚇俗雖未皆合於古不欲奪其舊也某月某日告成侯述其事來請記噫章皇帝取漢之奇予嘗聞之矣神也效靈其信然耶予與侯同舉進士遂知侯能還武定之舊舊亦未易還也必無疲其力無費其財是二者非靳於興作不可此侯志也而神之見夢侯夢也謂其非然耶雖然夢不夢廟

壊於法必改作雖聖人不能以已也改作之費與勞大矣焉知神之以覺侯而先事焉意在節縮其勞費以福其民歟神能靈於宿昔倉卒莫大之變有不能於令歟神既靈其聽是州於冥冥與太守等民亦以是望之太守有堂以朝夕也廟成有以哉

秋容記

豐城胡萬爵號秋容予始未悉其義也與之遇都下往訪之邸時清秋氣肅坐予于庭之東籬菊方華盆池之

水澄瑩視其底藻間赤鳥之魚蠢蠢可數闢其北向之扉則城闉萬樹間黛錯丹疑為深春予呼酒而飲之盎然汗浹絺紵解而晝其缶則暝色冉冉自天而至素月光下人影在地向之萬樹烏鵲上下驚而分飛鳴而復集令人襟懷飄飄殊欲僊去予謂萬爵曰是可為秋容乎萬爵不應予乃取枕就寐覺有微籟掠耳而過之頃焉如潮翻如雷奔如萬馬之行聲如衆竅之齊吹撼屋撼扉飛瓦裂帷試於隙而窺焉一物無有幽黒冥迷厥

明啓户則樹葉盡脫漫空紛披菊色憔悴盆池凝澌衣欲重襲手如攣拘萬爵則已蹙額攢眉告予曰此正吾之秋容也他日與之觀泉于西湖泉之源自山出崖石上冷冷之聲瀉于湖潨然若投石之沈于底乃止尤於寒日映之有光更上西山絶嶺望焉見夫稻之登也黄雲滿野直接于籍田之南於是興飫盡醉極暮而歸按轡呼而謂之曰子毒前日之秋容乎將快今日之秋容也何居萬爵曰吾易三經而學五試而後舉于鄉困二

十年于南宫卒不獲僅補一縣所謂藍山者又在偏迂山澤之區故吾遭觸前日吾有感也然吾之性迂援寡以之馳逐於四通八達之衢必僕僕爾逢迎拜起為也吾能乎哉幸其地之迂左易治於吾之性實宜庶幾寡過於衰暮之年意造物者之福吾如泉之清泠光徹可以滌垢汚而鑒萬類如稻之登也可以卒歲吾於是乎亦有秋矣而多賴不尤愈於老而無述者乎斯二遭也真若為我設也予聞而壯之與之書以為秋容記

郡守馮侯閔雨記

弘治己酉尚書秋官郎四明馮侯出守維揚越明年庚戌淮南北環數郡入春徂夏且不雨揚前此二三年亦不甚雨積暵漕渠中惟淤泥雨滸揚塵輓卒鞭牛曳縴盪舟泥中日不過數十步綱運大阻民盡縮手不稼穡亦向萎嗷嗷登聞四境胥動曰吾其莩乎什七曰毋戚我侯仁者可恃什三而不知侯之心已若劃刃特未言也乃四月壬辰出舍外閤厥明即城隍祠用祝幣告災

退決辟之疑滯者罷役之得已者興發賑貸以次繼舉入閤蔬食思所缺失吏民無得肉且酒肉且酒者罰五月乙丑復即祠要神出矢言已乃置壇于祠于蕃釐觀于天寧寺于司徒廟凡爲壇者四壇用黄冠典觀浮屠典寺巫典廟俾各羞誠于其鬼爇香然炬貫一不與縮日昧爽壇一週瞑復然戊寅午乃雨雨不終餉風自南摶之虹見雨止俟自是公移庭參外必即壇令廛之民祀龡聚童呪蜥蜴其前率屬吏于其後拜之凡十餘日

戊申又雨旁邑如注昏黒雷霆聲勢若至已而寂然者幾月民已知侯之可雨即不雨可移粟不莩視其身矣然侯志必雨六月庚子即祠出矢言激神益厲罔恤患害左右至吐舌不忍聞黄冠浮屠役術益急巫言欲自焚侯日踽踽或不知飲食體貌羸悪如餓夫又如土炭蓋暑侵其肌憂傷其裏此疾徵也日猶拜如常迄不為解七月壬子質明大合僚吏士民免冠徒跣自城隍祠步三拜一至司徒廟約餘十里冒赤日口鼻俯呷熱蒸

熏暈屢僵灌以藥汁起盍度視膝則血染裳衣比入廟門雲合晝晦雷電以風大雨猝至平地水深數尺癸丑又雨至乙卯始霽漕渠水潑潑舟縷縷魚貫北進郭外聞鼙鼓闐闐與旁邑接侯之心則舒體實疲矣且侯以身為國為民與旱災角角既勝自分當然耳無他營為也而郡之鄉進士邵溥輩作喜雨詩以予適在賓館來曰願有述予既以疾辭江都知縣長安韓旭復狀侯閔雨來謁記旭曰此民志也否則相率譁至擁舟奪行非

便旭與予同舉順天志遠而言信丞曾英主簿馬進言亦然故書若侯之政當入大書者多此未可窺侯也侯名忠字原孝松崖其别號云

涵敬齋記

寧都盧誠善亶其名也號其齋曰涵敬來京師問其義於予予觀誠善則誠士也請以士告之夫士之所事國家治亂興亡之迹天地鬼神日旱雷雹雨暘寒燠災祥之變兵師農工醫卜巫祝漁畋之流禮樂射御書數百

家小説之文弁冕鞶纓黻偪約舄介胄襡韝之服鐏罍敦彝玉帛弓矢劒盾戈矛殳槊耒耜箕筥鞭朴校梏之具絃匏鐘鼓笙竽琱玉鐃鐲笳角魚柝礮石之聲旗常旟旐旌旄之章固無所不當通而於宗廟朝廷郊野市井道路犴獄與夫澤梁江海懸崖斷棧之險徼塞亭障蠻夷敵國戰鬬之場固無所不當歷盲風毒霧虺蜮鰐螭殺人之獸夔魖委蛇蚵蠪水土之怪隕星地震可駭可怖亦不得而避也如有毫末不盡其精微之奥而欲

僥倖以試於萬一其不債人之事也者鮮矣此士之貴於有養養之克用之周也養之事敬則虚虚則畢照而無遺所謂克也既克矣何施而不可哉士之所以為貴而天下不可一日無者也誠善之志大矣誠善慼然作曰亶何足以知之語有之涵養須用敬先君子之遺戒耳雖然敢不拜敎願歸牓于齋楣

守愚軒記

予愚無所似言不能文人之美有來强者輒不得而去

也而伍君朝信欲予記其舅氏蕭君之軒曰守愚者抑
予之愚又有甚焉者將何言耶然愚之出也以類堯之
時世濟之四族是也以地愚公之谷是也以習殷之頑
是也而君之籍于盧陵蓋天下山川之勝處而澹江其
居也又盧陵之勝處秀特靈淑之氣不為物所洩而獨
鍾於人人之穎異恢傑者往往以文章事業名天下而
其山窮川阻僻絶寂寞之墟林居樵食之民亦能道古
今明法令亹亹可聽雖通都大邑冠裳而仕者或病於

是其上而為士可知已是君之生而習固宜不愚也况盧陵以背名必曰蕭氏而豪傑善施之望自君而上巳五六世並君之世起甲科官四方者三人而其一子同進士數化也其類豈其愚乎如子之愚則有之人之姦愿險夷接乎吾前昧昧焉不知也而每蹈其穽愚之名不得而辭焉而君能選於衆得館甥之賢如吾伍君者賢者之選必以類當愚者固如是乎而伍君又每為予言君之孝友閨㢊遂於史傳而邁於氣義沈毅有斷為

鄉人先予益求君之愚不得也或君之心見世之忘返以喪身及其親以覆其宗者皆天下智巧便佞之尤者也方其氣盈志得安知不以奴隸視其愚人乎而託於愚者亦甘心焉以幸脫其智巧便佞之名以辭其無窮之患古之人有行之者甯武子是也愚亦何嘗不可哉孔子聖人也猶欲以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聖人者豈亦自樂於愚乎哉畏患而思避之與夫人之心一也後世有不自慎重依倚附託栩栩然自以為智矣及夫竄

逐屏棄於幽悶無聊之地始悔焉其居至無不以愚名者是真愚也非所謂守愚也予雖愚記君之軒不可以不辨

木齋記

凡木燥濕之不時則凋瘁而多菑翳屈拜之則折焚之則體燼而灰揚擊之則多徵音而或啞然莫之應縱斧之則隨其理而解鋸之則屑暴之則槁槁而傳之水則浮而反是也則沈是其為體也無所伏僞於其中任其

本真而出之凡有血氣者皆得由已取而用焉非必設巧盡智以誘之而後見焉者也或曰斲削之而為宫以居為車以行為舟以載弦而為弓剡而為矢以射雕而青黄之丹朱之為尊為豆登以飲以食為筵以凴為榻也以休又其變也為棺槨以送死其為類甚博且飾也非木歟曰是人之假之以盡天下之用非木之性能之也雖然亦其無所伏偽於中故能用於人若夫金則聞冶而躍者矣土則聞陶而苦窳者矣是其能以抗夫工

人則工人雖欲不設巧盡智以馭之不可也況於衆人與夫凡有血氣者可得由已取而用也哉故冶工之衆二之陶工之衆四之梓匠輪輿九之不如是不足濟於用也濟於用則切於人之身人也者仁也孔子以木之近仁其殆是之謂歟然吾之所謂木之木之云也孔子之所謂人之木之云也其理一也鄉進士進賢饒正派道其先君木齋之號於予其從兄衢守正溢為夏官時嘗誦木齋之詩數十篇其溫然太古之風猶在耳也予

雖不及見之其無所伏偽於中殆人之木者歟正派躍然曰吾先君有是哉請録以為記孟昭木齋之字云

竹池書院記

上世何嘗有書院哉是時郡國不必有書院也中世文教日滋起而名賢數學所在或後人尊而名之曰書院或遂因之登其郡為上郡邑為上邑曰此賢人君子之鄉也郡邑可無書院哉宜山舊未有書院今有之鄉進士沈君之作以舍其來學者百餘人而名之曰竹池書

院者推官瑣人吳侯也侯名之而不遂記之君必走萬里抵京師而屬予記之使予記之而不可傳之則院在宜山知有是院也他邑亦未必知之更數百年人事之不可知雖屢有興其廢者然必終歸于廢則宜之人後亦將終於不知有是院矣又況天下後世乎然則君作之侯名之予記之一幻耳於宜固無補也予敢記是院哉予固謬也然古今人高下未可知也君其或者如孫泰山乎石徂徠乎李盱江乎三君子者以匹夫居其鄉

初無勢位之可以恐喝爵禄之可以動人者而其去來學者常千百人計當時必有以舍而留之令皆不知其處或雖其遺址可尋要皆同於廢耳而為之識者蓋有矣亦未見其有菾然昭人俾三君子者至于今藉以重也然而稱其鄉未有不知三君子之生於其間何者其人何人也傳曰舜何人也況三君子之在近世君忍處於其下乎稱宜山則知君乃君事也是則是院之廢可也未廢可也亦何假於吾記之傳不傳歟雖為之記亦

可也記曰院有堂堂兩翼為廡廡盡為門皆垣焉以合于堂之後又門而為左右室中為講亭亭後有池池上有竹天虛日晶倒影澄涵棲鳳下舞潛虬欲飛俟之命名取此院作於宜宜人之賢有馮公亭之右祀公志主也君本衢人衢人之賢有趙公亭之左祀公志賓也端委肖貌如闇語言君以為教基取此予不得院之詳此特君所以命予記者雖然詳亦無助於傳也

王氏祠堂記

弘治二年十月金谿明谷王氏祠堂成其作自元年之十二月而統其事者廷懋也堂之廣楹六之門如堂之楹而高殺其四之一東西室各四楹器數齊湢庖庫具在甓石為簷除四周如矩虛其中而甓之矢直砥平無興壓泥陰雨若霽闔宗升堂奠位凝肅顧瞻羣主若見若語孝弟之心與游俱生咸歎曰舊徒吾祭不吾興感若是也鄉人之噐噐者曰甚哉王氏田入之饒成此其易也吾以為不然夫王氏田入之饒孰愈於賜廟之家

祿入乎吾遊京師見其藩則拔矣垣則夷矣碑踣而畜
室焉者盡賜廟也問之其子孫不入是者幾世矣又其
甚者曰是既鬻矣竢其盡夷築為他氏之宮也至其大
第以居高軒以遊則殫其祿入焉以與戚幸者爭為長
雄顧不少惜豈其力獨歉於一廟耶蓋其先世得無有
貪功之過而濫及於非辜乎其不祀可坐而待也獨其
子孫之罪哉而此王氏者吾知之實自宋祕閣校理平
甫五世孫彥遠居於此平甫荆國公之弟也當熙寧中

一時小人皆附公敢行苛政以希貴富貴富公所柄也豈獨靳於其弟予而平甫竟以不顯終其身要其心有切齒於公於小人之所為者此寛厚長者之風而為當世所竊笑然不知其固有可久而存者矣而彦遠又歸自金陵依故土以居其不忘本根又如此而公之子雱之死無聞焉小人之祀不祀葢亦與貪功多殺者爭入于泯滅而已耳無足論也祠之所作庶其在此此天也夫豈牽於力哉嗚呼人亦孰不欲祀安知貪殘苛暴

者其不愈急乎而卒愈促覲於此祀亦可少熄矣其族彥斯誠至是始克來請記吾以是為記亦以公為世勸云

日新齋記　庶吉士考題

齋以日新名名所志也夫代乎前而相仍於無窮者日也旦而午午而莫莫而復旦旦午若循環然固有新之象矣而天下之人囿於其中有不逐其新者乎故腐敗餒餲者不飲且食垢敝綻裂者不冠且服手足焉而盥

濯之體膚髮毛焉而沐浴澡雪之拂其几筵蠲其器盎灑掃其庭除凡所以明潔之具無所不至皆為其身而日謀新也至於心尤易以染而汚者獨其新不新人不得而知也故隱忍蓋藏而自欺終身者衆矣嗚呼此湯之所以銘盤也夫湯聖人也奚必為是而且為之而吾衆人其去湯也何如而乃如是其得為智乎吾懼焉近於舍傍規地方丈餘畚其沮洳畚以燥剛甃甓其下聯楹其上而瓦焉既成甃其牆而四牖之几硯圖書百爾

備具旦旦入而偃仰其中几之經宿必塵塵則拂之以塵因思吾心得無有蒙蔽之塵乎其拂之也宜剛則新矣硯池之經宿必汚汚則覆而易注之因思吾心得無有昏濁之汚乎其易之也宜潔則新矣任吾之便而刺書以觀味津津焉入吾吭覺吾舊未聞新有得也庶幾旦而午午而復旦旦午亦循環然吾之日新也其有窮乎哉因名之曰日新以自警焉過此以往未之能保也若夫附麗聖賢古人之事也則吾豈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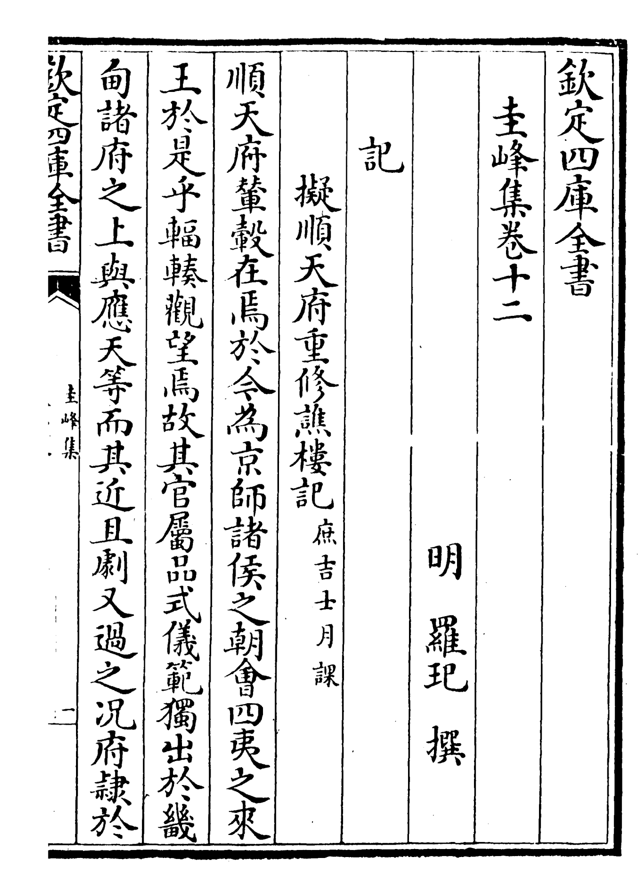
終養堂記

宜黄鄒君世臣作堂于其居之後有室焉奉母譚孺人居之視膳問安於斯忘其身之在仕籍也曰吾其終養吾母於斯因名堂曰終養或謂之曰子之學禮以為業纂言以為文羣十三郡之士以試于有司者三十年矣如子之比而登者有焉未至於子而登者亦有焉由是而紆青曳紫者有焉惟子之數奇而偃蹇至於是今既貢于王庭觀國之光矣脱鱗介而生羽翰此其時也而

以是名堂或者其悖乎君曰吾之昔者壯而入淵泉以剸虬龍乎登巉巖以縛虎豹乎附鵬翼以翔滄溟乎騎八駿以上崑崙乎吾皆曰能也自以為侍母之日長吾敢有吾身以求畢吾志今則愛日至矣昔人所謂無以終餘年吾之謂也吾尚敢有吾身以忘吾母乎吾決矣然亦未之信也及是廷試入高第制當入大學以卒業迺以其情請大宗伯以聞詔太宰旌以一官比縣令君如飲得飴如步得騎如瞑得明顧視紛紛者方逐逐於

日暮之途實如負塗且為之欷歔而自以為得所圖而為母娛也以予之嗣子垣壻於其孫且久與之遊來請記予發其志記之

圭峰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卷十二

明 羅玘 撰

記

擬順天府重修譙樓記 庶吉士月課

順天府輦轂在焉於今為京師諸侯之朝會四夷之來王於是乎輻輳觀望焉故其官屬品式儀範獨出於畿甸諸府之上與應天等而其近且劇又過之況府隸於

藩者比哉尊京師也府故有譙樓予前以國子生法當
投卷附其試過其下見其瓦壓于上級夷于下椽𨯳楝
倚有壞理洎揭榜入宴再過之仍初見也自是有繫籍
不數日又過之無不仍初見者既廷對入院就款始稀
過焉他日以事往入其衢見其翬飛鱗次丹堊漆髹之
色蓋已迎吾目而改觀矣既入府尹某公指謂予曰此
吾之所以懼其壞而修葺之也予因謂公曰京尹之職
要有大於此者羣閹戚里所以資其驕樂者莊墅陂池

園林臺榭果樹之封植是已其師相誇競日增月闢無有紀極求無噬於民者無是理也又況其怙恃請謁亂經敗度必遂其私而尹獨先當之者哉且雜以四方戎工商胥倡優蠻獠之屬處其地而異所隸故姦之伏也深而變之生也亟發其姦則有掣肘之患玩其變則有非常之憂而尹之政用以弊吾見尹之難為也樓之壊有急於此者乎雖然樓之壊而弗修則陋其觀損於治者小也而政弊不飭則弊日滋弊日滋則民日困嗚呼

京師諸夏之本也而至於民且困焉一樓之修何補哉而前公為尹者弊亦仍舊也樓亦仍舊也革弊修樓自公始可書公使屬吏礱石書之某年某月某日也

故平章哈剌公配王老老合壙記

正統二年春正月河西涼州部平章哈剌公庫春以其族來奔西邊監軍中使魯安與邊師議合乃驛至京師請留籍軍食聽惟是蕃漢水土不相和始至必疾疾已無他哈剌公竟以疾不起葬京城西香山煤厰村之原

時妻王老老尚未入宮也以一遠人婦孀居撫八歲之孤博囉即能脫去故習俾讀書華言教詔一以華風未幾以賢聞選入供奉稱旨博囉亦備灑掃尋至掌闈遷職內廏以勞序累擢少監至太監老老以勞能亦受令名內稱老於事者曰老老或曰年之老者故云母子歷事睿景純三皇帝令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太后皆謂老老羈旅孤質木無援扃鍵啓閉一任不疑法中貴無外宅博囉以母老不任宮事盡以賞賚私錢營第

一區于東華門側既成當成化二十一年疏請聽老老歸休賜金文綺為佚老費越六年年八十八卒是為弘治六年夏四月十四日也傅囉請歸治喪三日哭輟哭拄杖跣立進二姪謂成曰往視吾父壙謂壽曰爾官人也往諏太人五月二十一日吾欲奉吾母合吾父葬也皆來會曰善遂如期舁柩啓壙即事仍砮去壤之黏膩者甓石之泐學者大施新功封溝門垣題表就式其位輿力得為也又曰吾世為邊塞長先長老嘗貢天朝歸

歎曰天不假吾樂土寄一足耶吾父幼即解意比長有
名位志益決稍驅其畜帳南徙部人益疑屢摸索偵伺
不得及是乃大樂雖未一奏勞禪醻萬一亦命也已尚
幸吾母子依清光竊寵渥猶蛩螿之么麽得附砌入牀
視諸叢灌草根之啾唧以伏以死者亦幸矣壽錦衣百
戶與錦衣潘百戶杰為寮杰舊遊於予博囉授是語於
杰俾導壽來拜且乞記為之銘納于壙尚恐徂遠日就
於無所表著圖託於不朽惟文字又乞不已乃為記其

壙噫其三世役志向風至是有成真可俾以不朽遠人其亦有激也

繼善堂記

慈谿王氏繼善堂真靜居士之堂也居士之作歟其上世既已作歟質歟華歟崇歟卑歟其奠之位而面之方歟皆非堂之所以名也居士是培是殖本其深矣蓄不以發而發之於其子有儀曹郎中也旁達於其羣從之子有教諭也又有刑部主事也又有溧水訓導也鄉人

遂屬曰王氏或曰王氏繼繼善人出矣堂其取諸此乎居士聞之曰吾豈謂是哉吾氏居於斯也始於檢迵公合分裒離用樹丕基時則於唐為末紀鳴于復齋翁章圖砭過大放厥聲時則於宋為紹興再鳴於吉州文學被薦射科蜚筌英芬時則於宋為慶元大盛於蓀渚先生本兵翊謨燧垂宗光時則於宋為寶慶積於今六百年矣而藏器之重有彝敦焉封樹之壇有楹碣焉手澤之傳有籤軸焉若廬之圜也百武耳田之畔也盈井耳

何恃哉恃此而已曰吾氏世繼以善也吾二三子之㬰焉䭾瞢焉徃冒焉而竊禄其自足為善乎非此誰使之吾見鄉之儌纑者矣其先固朱户而雕甍也吾見鄉之治畦者矣其先固東阡而西陌也吾見操壺瓢而號於途者不諱焉曰吾甲乙氏之子也或曰某之鄉某之大夫吾先也然則吾烏得而不懼乎車惟前無覆者也故多覆焉未有監前之覆而覆者也若令之覆則多矣二三子其亦監乎繼自今子若孫其亦監乎監夫彼則思

繼乎此也雖然吾耄矣吾不能以灌灌告約告之曰繼善然不若名吾堂是朝夕告也且告于世世也庶幾吾氏其完車也不尤愈乎他日書命郎中而以其語求予記予郎中友也烏能辭退而繹其語予驚焉曰鍼砭也是固王氏之律令也不敢贊一辭焉歸之請鑱諸堂以為記

警齋記

警齋記予記也予為徐信夫記之也信夫何警乎予知

之警生於有心土石草木之無心莫之能有警其非動物故也雖動物之有心有有警者有無有警者有有警亦若無有警者鳥有之不能為巢居他之巢至其自為則墮卵殰雛焉是之謂鳩拙畜有之見虎而逐叢角而觝以遺虎飡是之謂羊狠獸有之見木而登且登且下而卒亦莫之能上下是之謂猶豫鳥有之俛而啄仰而四顧鸛過之過也彈過之過也是之謂鳥警其於人也在鳩拙為蒙為木強在羊狠為自罹於辜所謂有無有

警者是也在猶豫為太蚤計為多心所謂有有警亦若無有警者也在烏警為常惺惺所謂有有警者也令夫鴟拙之與羊狠同於無警者也而世之人有以鴟拙自退者乎寧為羊狠敗焉後之懲者則又警之太憂持之太固於是有猶豫焉猶豫者悔釁之囮也猶豫之警非警也非固為警也有待焉然後有警焉其惟烏警乎是之為善警嗚呼信夫之警其亦有取於是也乎然予又感夫烏微物也俛而啄取以養其生仰而警焉以避其

害於烏可也而君子之居人上也其亦有俯而取乎則十目視焉十手指焉而害斯至矣雖有百警其可乎哉令夫龍非不昭然靈矣然以其有所嗜取也人得而擾之亦得而醢之若烏獸然以龍之靈而豈無警乎警不足恃也或曰龍以聾取辱非警與嗜取之罪也則予不能知矣然信夫方持是警爲宰以臨嵊民予記警齋者不可以不告

復蘇公舊跡記

弘治丁已予同年天台盧侯以刑部郎中出知黄州府黄蘇文忠公謫居地也公甞築雪堂于東坡今僅存地丈餘侯出過之喟然曰是淆於民不可公甞寓定惠院遊乾明寺黄泥坂諸處侯問於民曰是兹何在民皆不知侯曰是不可已吾其究諸於是遷雪堂于府治之東與竹樓配使麗于公所可恒存也明年按地櫛驗院寺坂以次皆復遂亭其院曰海棠餘韻侯意若曰是崇公之詩亭其寺曰坡僊古跡侯意若曰是革異教一歸諸

公惟坂亭無易名矦意若曰惟古之真是不可變黄人始睞若不知有公也既而晃然訝公復生繼又駢然欲從公復遊又若真有公也填郭溢郛或聚或散去而復來旋絡新觀若味飲食且曰舊之守多矣何寥寥乎不蚤吾復也又曰吾林有材可以為棟吾山有石可以為礎吾庾有粟可以食匠其貧者亦曰具吾畚鍤可以築堵具吾鐇鬲可以沃塗晝爾可茅宵爾可綯矦皆不吾預也矦則孔仁吾其何民遂相與礱石造矦願記之矦

曰辭俚弗傳不可民曰盍徵諸朝侯曰吾自有記匪可施諸遠者大者志吾復公之跡實宜蓋指予也夏六月乃以書屬吾守舒侯督予記蓋舒侯黄人也先是與予論侯是役也成民之所欲為而民不知既成又無德色於民有類古之為政者予故樂為書之非以私同年也

通濟橋記

南昌江西會府也途之陸出于京師者由漳江以濟濟登西岸行十里為遞曰蛟橋西山諸溪巖谷之水會焉

水之會溪故大以磯坻互激豗射不可以舟宜有橋橋圮矣不知其何時獨其名存且以名遞名其地橋固宜前有也其曰蛟南昌澤國也相傳多蛟螭窟其下蛟所在岸乃善崩又何擇於橋橋圮有由夫亦無庸考其時之近且久也獨惜夫會府之孔道也王事之期程商旅負輓之不獲已者冬而朝涉焉龜瘃之不可忍也猶可也夏而潦漲馮焉死者十八九矣噫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夫以不可一日無之急而曠于不可考之久有志之士

固宜有憤然者而卒未具有舉者何也豈真有所謂蛟螭者窟焉皆畏而莫之舉耶將世之因循者多視人之患漠然雖有一舉之者而且莫勝其百咻之者也令太守祝侯至三年政以次舉遂將破衆論為之新建義官裒顯獨奮曰此民利也不可以勞吾守於是經始於令年秋七月壬子伐石於信伐木於鄱陽之山水船陸車以次畢集及其將事有告者曰是宜以鐵臭蛟之居蛟乃避乃瘞鐵于岸之家臥柵其上為空以行水者五高

二丈廣殺高之六脩視高五倍之上列石楹以凭臨盼者凡若干屋其東偏凡十楹守者室焉憩驂駐節於是乎在東西之道鏈隆實窪坦坦夷夷義井在右綽楔跨中無藉于官無斂于民以八月甲寅告成于侯侯至喜甚扁而名之曰通濟之橋志孔道也噫當不可考之久狃以莫之舉之習而能於五六旬之近成夫不可一日無之急且為人所宏達之觀而歷夫無窮之遠愜賢守欲有為而未及為之志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意者世善

之裔自與閭左異歟或伯仲唱和之有助歟余與其仲鴻臚鳳來善鳳來孝友好義聞于人人無愧為宋司直君之後顯亦宜然故有是作鳳來以書丐為記余因及之顯字鳳章號其云

邵武縣學尊經閣記

邵武縣予旁近縣也然未始一遊之而登覽其山川考其志牒以求其故故其學亦不知其何始作作廟作堂凡為學作者宜莫不有記以未考故皆不詳其何時曁

譙氏之作作尊經閣則令太守夏侯英也侯自延平移守是郡凡郡之有麗于政教者其廟其壇其廨宇靡不創初或葺治者學宮與其士度知之乃弘治壬戌其月日相率走庭下以是閣請侯曰其基安在曰未有也侯艴然不悦曰然則請何為曰西牆陰之廢地武人地也直十十金金旦入之夕其基也侯曰若然是無難者呼之至如數畀之乃合僚率屬發牆而營度焉芟蕪窒竇登其汙之塗燥而出之畚客土其上高加于舊五尺有

奇材斬于山匠召于豫章之良而徒役于民之在官者明年某月日閣成左為學舍右如之前為饌堂在舍之左登經于高樓士孔安況遺壯觀于萬斯年韙哉斯舉也乎其武人也者其何知惟德侯之畀金曰吾受金也實藉是其學官與士必曰吾志在尊經然何力之為微吾侯何能為是其知縣必曰是吾事也顧吾於事塞微吾侯何能為是其同知下判判之下推官亦必曰是亦吾志也然微侯何能為是乃合以走使于京師屬予記

噫予行天下見郡有是閣矣然亦不盡然也縣有之殆或自兹始且守俯爲之皆異事太史氏宜書書之同知某通判某推官朱彩知縣姜桂教諭某訓導某皆欲記是閣者書法例當附附焉

進士題名記 庶吉士月課

進士題名有記舊也不竪于他而樹于太學重其事告後賢也不命于他而命諸侍從文學之臣志職業也不木不金而惟石之鐫酌厥中壽其傳也甲必第名必次

數必撮其凡視黄榜也而其下必註其貫若經別互誤也必紀其年月日貴考實也必冬官卿貆之所有事也而凡此一皆上命之昭厥度也皇明自洪武辛亥開科迄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三年丁未為年者百有二十為科者三十有五率由成憲益畏益祗罔敢越作于時春天下士集于禮部者四千有奇以士論故詔集廷臣議酌南北中之數而平凖之南損二北損二以益于中葢以地計而不專於文藝而論始定暨合而試之得三百

五十人三月乙卯又合前此遺於廷試者偕進之于廷
上親策以體統紀綱制度之目越二日丁巳上御奉天
殿傳臚賜費宏等三百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揭
榜長安左門外翼日賜宴于禮部乃録以傳其月其日
詔工部如故事於國子監立石而命臣玘為之記臣以
為歷代科目之得失錯而我皇明極其醇歷代人才之
賢否錯而我皇明極其盛凡此先正述之備矣所當記
以告諸士者二曰懼曰愛而已懼斯惕惕斯戒戒斯不

為有所不為雖欲如其人焉寡矣愛斯慕慕斯效效斯為有所為雖欲不如其人焉寡矣蒙不潔而之市人趨而避之懼其近已也覿前之記不有蒙不潔之類者乎幸懼焉爾襲芬芳而之市人皆集而親之愛其近已也覿前之記不有集芬芳之類者乎幸愛焉爾懼於彼而克其不如彼愛於此而克其必如此吾告諸士止於此矣夫監諸前人以成德自為也非為人也非為天下國家也而德業由以成焉事功由以建焉天下國家賴以

安焉此名之所以題而記之所以作也亦既有補於令矣由令而後觀是記者純乎愛而慕焉榮矣人不爾釋也一有懼而惕者斯辱矣人亦不爾釋也雖有孝子慈孫安能為之謀哉無他人心之公卜之爾嗚呼榮辱懸殊具在一石之間可不慎歟又斯記之所以作也亦明主所以奔走天下英雄之微意而人不自知者也諸士其擇諸臣拜手稽首謹記

休寧縣察院記

察院者御史行巡居之所也休寧縣舊有之而不知其始大庾張君天衢來知縣事政既大行廢以次舉迺弘治乙丑春正月偕簿馬文入相之以耆毗邵大倫金萬全王希遠從相始自堂堂制弗稱而休寢側處其東君曰撤之徙于斯步出南四筵曰象舫而屋焉穴牖而延天光兩廂其傍翼而屬于寢又步出南殺舫筵之一曰堂於斯而矩其南脩三筵廣五筵髙殺脩之二曰以為臺臺之左右騶隸晝夜宜有舍也曰對屋之步自臺而

南得如臺之脩者三曰門焉蓋儀門也迴自門之北縮其脩之廣者四曰築之以為道又步出南得如道者半又曰門焉蓋外門也而垣之匝于後者分自二腋始門左右有池焉汙焉若兩喙之張曰室之其涯隆焉若龜之伏曰夷之而其牖之曲如磬折左右列者衆曰悉繩而直之衆喜君曰未也吾之長貳胥吏有事于院者不有棲乎迺度院外之西曰於斯屋之文顧衆曰誠如是備矣遂相與蕝之而始事焉越明年正徳丙寅二月成

又明年丁卯六月君以最留涖諫事于南六月矣而文屬倫全遠來請記倫以圖見如君初語者噫記誠宜也君以意象告夫居於是者也休於寢而思思而弗得則徙倚見舫焉則感而通遇牖而光入焉則觸而明旦日坐于堂而敷以出之肘腋之下趨走唯諾之吏舉以人色應有棲息使然也觸而思以棲息夫舉縣之民者亦多矣記可無作也然予觀之昔之即影求形者多見于覲風懷古之豪而予之記也偶辱于躊躕摩挲之餘則

君之窒喙之張也覺曰茲容有鑯㦸龜之伏也覺曰茲容有姦直罄之折也覺曰茲容有宽吾將如何而休寧之民其永無憂矣於乎記可無作乎故曰記誠宜也或曰推君之意以告夫天下使皆休寧顧不廣歟予曰然古之人言之文斯傳傳斯天下後世矣予亦何能請以俟後之記是者

康樂公新廟記

正德四年十二月壬子予作晉康樂公廟成高二尋有

咫衡倍之縱縮衡倍之一東西廡又第縮之門又倍縮之山藻丹雘醲醻視其處所使董事千户李廣暨趙祥傅隆韓恩張軏金恩張承宗呂受二余均立楊福周金華張啓昇王文器陳紹文余楚仙又分廣之事者廟舊東出極隘陋就敞巫據之多像鬼其中民惟神鬼至忘神公也千户張佐以予職也五月壬辰發憤來言狀丙申往驗果然奪欲大之而南出焉而費無從出止九月子舍來輸供迺市材閏月庚申始工十月庚寅昧爽竪

焉屬有光如虹自南郭浮屠蜿蟺騰貫其上萬口讙然方駭譟值留鑰羣公以介來張綵亟發偉巳則且矣俄而靈鶻四翔羅集噪沸亟多至掠人肴而飛可執也異哉予於是惕然有思乎公不當祭法歟非予職歟異不疊警於予歟又誰警歟噫又可徒作歟作且有記記在廟廟在城南杏華村北

五山書院記

新昌縣東門之外有山焉曰五山世初未嘗知之也自

大司馬何公作院其陽儲書焉取山名名之曰五山書院公出時與羣公合處而會言然後是山稍稍見知于人然限於高位達尊斯已矣天下固未之盡知之也況後世乎公患之與予言曰凡物之有興則有壞其當吾院之壞吾亦奚卹耶顧是山兀然見取於吾譬之一人焉始吾未之速之吾汎然塗人之無傷也一或速之入吾室而饗之未盡一爵而徹其俎以去無寧愈於無速之乎哉吾之憂也何以異於是予曰公書所儲幾何必

五經其尊也五經所載幾何必五行其樞也五行所配幾何必五性其大也方公之未為院也固已藴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天下人知之是崇是信及院成而名之天下亦間知有是山者其不以此也哉然令天下之人方屬望于公公亦以天下為已任而欲遽釋公以休於此吾恐其未也亦曰詒其後之人焉爾無他也若夫宵斯肄斯載籍叢委惟經是尊燭影中森然五山也既而外膠中炎蓬勃鬱塞則必坐以待旦闢扉而觀之巘上

銳而岫中疏旭曛穿而盱明雲物迴而宇淨景觸情生神與數會金剛木柔水濕火燥仁以靜壽智以動樂禮以為門義以為路其宅土也其榦信也指每一屈而道存焉山之為助不既多乎後是東南之陬有賢者作曰非何氏子吾不信也然則是山也殆天作而地藏之以遺何氏乎山如有靈當食饗斯院世世矣固未有壞而徹去時也不然白鹿嶽麓烏能無壞壞而復興興壞壞興相尋於無窮其斯所以無壞乎公奚宜憂公大說曰

是又在吾後之學者爾請書歸饒諸院以規之

重建紫陽書院記

正德五年春監察御史沈君奉命出按南畿秋九月至歙下令曰教何基基于鄉先生紫陽書院徽國文公祀焉公非兹鄉之鄉先生乎明日吾將拜院下及寅推官張鵬知縣李彥先教諭宋炫訓導鄒紈陳廷用相之縣丞王思敬主簿李鏘典史朱明實翼以從而程文則以氓庶從者次同知王斌又次通判王汝卿殿甫入輿俯

畢盼而蟫出而望得佛宫焉又蟫曰烏用是為哉鵬曰業已祛徙之須日月耳彥曰材浮于川石斬于山甓陶于麓縣則任之然將奚畫而可君曰然他日召斌汝卿進鵬彥授圖焉則中像公勉齋西山配是為祀祠祠東折而南為企德之堂堂南為廡遂為東門門内折北為尊德性之堂堂兩翼為棲士之舍東門折而西為内門門西為西門門内折北為道問學之堂堂兩翼為棲士之舍西門北為廡廡北為遺愛之堂堂折東而合于祠

之西祠階之南為道道半有塘亭之曰活水遂梁而達前為道以直屬于内門之外至外門為衡道迤東少南為坊而止乃曰吾去爾思敬爾𨨏爾明其相彥也爾文以義名民也兹非義歟爾惟始終可又進烇曰董學御史黄君吾寮也實尸教事爾上其事宜也已而太守熊君至鵬以告喜若已出曰吾恃彥健彥曰府公不以部使先事嫌而惟志成民教而吾顧尼之謂何呼文問狀文方按圖事事慮爽錙銖彥說越明年夏五月院成太

守率屬仍以宋穆陵賜額榜升祠以告成事顧鵬彥輩
歎曰部使導吾與若也為古之師帥盡德之德之奚若
使傳傳奚若記於石永也遂以炷來屬予記予亦幸以
名附也不容以非其人辭乃次其事為記使歸勒之

圭峰集卷十二